

第一章 皇祖母是靠山

二月倒春寒，明明白頭當空，寒氣仍不依不饒地往骨頭裡鑽。

棠梨宮院角，朵朵黃梅迎風柔柔地輕顫。花下，九公主蕭婉，封號韶樂，她此時正高舉一碗湯，杵在那瑟瑟發抖，瓷白小臉叫冷風刮出兩團紅暈，杏眼橫波，鴉羽色濃睫似被寒意定住，怯生生打顫，半晌才終於能眨一下。

宮人們自廊下絡繹經過，瞧見了也只當沒瞧見，畢竟這已不算稀奇，九公主每日都會在樹下罰站，為各種嚴重理由。

前日是因為七姊姊嫌她熬的湯太鹹，昨日是嫌湯太淡，而今日……她嫌湯不鹹不淡沒什麼味道。

是了，她熬的湯，再好喝也只能是又鹹又淡又沒味道。

榮貴妃罰她舉碗思過，她思來思去，也只思出一道過錯：投錯娘胎，沒從榮貴妃肚裡頭出來，不像七姊姊投對了胎。

日頭又拔高了些，卻還是在誑人，照在身上半點熱氣也沒有。

韶樂已經記不清自己究竟站了多久，只知枝頭飄下了第十一朵黃梅，巡邏的侍衛換過兩撥，連當值的太監都喝上了熱粥，只有她還抖著僵麻的腿「堅守崗位」。肚裡灌滿冷風，算是幫她挺過了最餓的勁兒，再堅持一會，等四肢都徹底凍到沒知覺就好捱了。

嗯，她很有經驗。

幾個灑掃宮人攏起苕帚咬耳朵，刻意假裝不看她，眼角餘光卻又忍不住往她身上瞟。

「沒個厲害的娘撐腰，托生成公主又如何？也享不了公主的命。」

韶樂假裝沒聽見，使勁盯著梅瓣上的積雪，心裡默念：一隻青蛙一張嘴，兩隻眼睛四條腿，兩隻青蛙兩張嘴……等她數迷糊的時候，她們應該就都散了吧，不想肚子先咕嚕叫出聲，把她們全給逗樂。

韶樂小臉紅透，眼底的委屈再支援不住，順著臉頰劈里啪啦砸下。

打從娘胎落地起，她就被扣上不祥的帽子，被快馬加鞭送去城外白雲庵寄養，說是要藉著佛光洗淨她身上的邪祟。

這一洗，就是十五年。

都說回宮就能享福，可是受罰也算享福嗎？她一點也不喜歡皇宮，也不想當什麼公主，她想回白雲庵，想窩在師太懷裡取暖，聽她講孫悟空打妖精的故事。

這世上哪兒都沒白雲庵好！

這楚楚可憐的小模樣，也叫他人看個完全。

「韶樂回宮多久了？」太后籠著手立在月洞門前，一身正藍交領祥雲紋樣宮裝，面容雖顯老態，一雙眼卻精光湛湛，襯上鬢間鳳釵，不怒自威。

「回太后娘娘的話，九公主回宮已一月有餘。」小太監小心翼翼地答。

「一直養在棠梨宮？」

他殷勤道：「是，皇上將九公主領回來後就一直養在貴妃娘娘身邊。大夥兒都誇九公主孝順，時常搗鼓些新鮮玩意兒給貴妃娘娘解饑，還不許奴才們幫忙。貴妃

娘娘心疼不讓她做，她還跟貴妃娘娘著急呢，說什麼養育之恩無以為報……」

太后似笑非笑，「只怕這孝順由不得她吧。」

小太監立時噤聲。

「皇上可有來看過？」

「皇上自然是常來的，就算來不了也會遣人送些稀罕寶貝過來，唉喲喂，那些寶貝呀，真真……」一道眼風掃來，他猛一哆嗦，抖著嘴唇立即改口，「皇上是來、是來……來瞧七公主的……」

緊接著陷入詭異的寂靜，隨行的宮人嬪嬈都恭敬侍立在旁，小太監不敢再亂說話，瑟縮著脖子微微打顫。

他曾聽總管太監說起過，太后娘娘是真正的將門虎女，這大魏的江山，就是當年她陪先帝一塊在馬背上打下來的，即便她現在垂暮宮中，風采依舊不減。如今看來，此言非虛。

太后猶自出神，眉頭似叫什麼夢魘絞住，良久才歎道：「十五年了，她的火氣還沒消嗎？」

越是清楚這個「她」指的是誰，眾人越是緘口不言，能把後宮三千佳麗鬥得只剩她一枝獨秀，誰敢編排她的不是？

「讓韶樂一塊進去。」

棠梨宮，正殿。

韶樂哆哆嗦嗦地被簇擁進門，發現裡頭烏泱泱跪著一片人，領頭的正是榮貴妃和七姊姊。

紫銅熏爐裡燃著香，繪出粗粗細細的輕煙。太后端坐在紫檀木坐榻上，雖不發一語，氣勢卻足足壓了榮貴妃一頭。

她不敢亂看，低頭盯著碗裡的蝦丸，上頭已結了層薄薄的冰，不過一會熱一熱還能吃，可別浪費了。宮裡的人都習慣糟踐東西，光這碗湯耗掉的銀子，都夠她和師太好好過上大半年了。

「過來，坐這兒。」

韶樂愣了會才明白太后是在喊她，抱著碗呆呆上前，不倫不類地行了一個禮，

「給、給太后……皇祖母請安。」臉頰還有點僵，話也說不順溜。

太后立即皺起眉頭，都回宮這麼久了，怎麼行禮還這般不利索？她冷銳的目光一掃，榮貴妃縮起脖子，鬢上的釵環叮噹響了一聲。

「免禮，坐。」太后指著邊上的交椅。

韶樂嚥嚥口水，努力忽視身後射來的眼刀，硬著頭皮坐上去。

屋裡燒著地龍，暖意自腳底涓涓湧上，慢慢幫她把僵冷的身子搓暖。

這是她頭一回居高臨下地俯視榮貴妃和七姊姊，就連她們釵環上鑲了幾顆珍珠都能清楚看見，她感到惴惴不安，榮貴妃和七姊姊都跪著，她真的能坐著嗎？

「妳可知錯？」

韶樂一驚，下意識就要跪下認錯，卻聽本名蕭嫵，封號敦儀的七公主開口道——
「孫女沒錯，都是顧先生的錯，他就喜歡挑我的刺兒。」

原來不是在說自己，韶樂稍稍鬆口氣。

面對皇祖母，敦儀心裡七上八下的，偏又梗著脖子像一隻高傲的孔雀。

太后拍桌斥道：「書院裡那麼多學生，顧先生為何單罰妳？還不是因為妳目無尊長、荒廢學業！」

韶樂跟著顫了顫，又是那個顧先生。難怪這幾日七姊姊一直尋她麻煩，原來是七姊姊又被顧先生責備了。

宮裡她不認識幾個人，卻常聽人提起顧先生。

除了七姊姊總抱怨他脾氣古怪之外，旁人多誇他學問好，才二十一歲就已連中六元，還說他「三元天下有，六首世間無」、「不登廟堂亦能攬弄風雲」，雖然她不明白是什麼意思，但光是聽著就覺得很厲害。

再說了，連七姊姊都敢罰的人，能不厲害嗎？

敦儀渾身一抖，話到嘴邊，又被太后的眼神給嚇回去。

但她真的冤枉啊！頭先的確是她怠慢功課，受罰也認了，後來她把功課補齊，顧先生又嫌她字跡不端，罰她抄五十遍。

那時她就有些惱，可念及父皇對他的重視，她咬咬牙也就忍了。

再後來，她抄完五十遍，顧先生又雞蛋裡挑骨頭，說她寫字有添筆之嫌，罰她再抄五百遍，這她就忍不住了，憤然掀桌而去，留給他一個孤高決絕的背影。

僵持半天，榮貴妃按捺不住，笑著打圓場，「母后，您也別怪敦儀，您還不知道那顧先生的脾氣？有時他連皇上的面子都不給，再說了，他不過是個布衣客卿，敦儀好歹是公主，就算真有錯，也輪不到他來罰不是？」

聽到榮貴妃的笑聲，韶樂忍不住渾身一顫。

她雖不喜歡榮貴妃，可不得不承認她是個美人，風情藏在眼角眉梢，端莊又妖豔，難怪父皇喜歡。

但是話又說回來，就皮相而言，七姊姊真是浪費了有這麼個娘親。

「哼，布衣客卿？若沒他顧泊如，皇帝得多操多少心，哪還有工夫來妳這棠梨宮？」

太后說完，捧起茶盞慢悠悠的喝著茶，榮貴妃心裡卻一陣發毛。

「先帝愛才，故於皇城設立雲麓書院，且定下鐵律，凡入學者，即便是天潢貴胄，也得以師為先。皇帝承其遺志，選賢任能，這才有了現在國泰民安之象。連天子都禮賢下士，更何況一個公主？」

太后的語氣陡轉直下，「身為公主，連最起碼的尊師重道都做不到，竟還敢當眾掀桌子，與那些市井潑婦有何兩樣？哀家倒想問問，究竟是誰教的！」

白瓷杯砰的砸在榮貴妃面前，她連忙俯首，「是妾身管教無方，妾身知錯，妾身該死。」

廣袖上的金絲雲霞紋被茶水洇成難看的褐色，光彩盡失。

韶樂驚訝不已，這衣裳是父皇賞的，做工極其繁複，榮貴妃一直寶貝似的供著，

前日宮人整理衣櫥，不小心碰到，還被她罰了二十板子，怎麼今日她連躲都不躲？殿裡靜得出奇，所有人都默然垂首，呼吸都陪著小心，連銅漏壺也識相地壓低聲音。

「篤厚純雅為敦，言端行正曰儀，如若做不到，就自請讓皇帝廢黜封號吧。」太后說得輕飄飄，榮貴妃卻如遭雷劈。

廢封號？那公主的身分不也……她深諳太后的性子，當年令敵人聞風喪膽的火鳳女帥，說得出就一定做得到。

「妾身今後一定嚴加管教，望母后寬恕敦儀這一回。」

敦儀嚇得不敢吱聲，皇祖母平日深居簡出，從不過問這些瑣事，怎麼今日不但突然來了，還送上這麼大個下馬威？

太后冷哼，「然後呢？」

榮貴妃知道敷衍不過，服軟道：「妾身這就帶敦儀去同顧先生認錯。」

她語氣溫軟，誰聽誰憐，可太后不吃她這一套，「然後呢？」

玉手在袖中攥成拳，榮貴妃咬著下唇，又道：「該領的罰也不能少，妾身會親自看著敦儀抄書，抄完後妾身再親自領她交給顧先生。」

妳看著？太后眼中閃過譏笑，「顧先生罰完了，哀家還沒罰。」

敦儀倒吸口氣，想反抗又被榮貴妃瞪回去。

「抄完顧先生的五百遍，再抄五百遍《勸學》，送到章華宮，哀家親自檢查。」

敦儀差點厥過去，這、這這要抄到猴年馬月？她求助的望向榮貴妃，可榮貴妃只用眼神催促她趕快應承，她只好摑著吳腔回答，「是。」

韶樂早已目瞪口呆，平日裡眼睛長頭頂上的榮貴妃和七姊妹，竟然被治得服服帖帖，大氣都不敢出，皇祖母真乃神人也！

可是皇祖母為何要叫她來？不會要連她一塊罰吧……

心裡正打鼓，就聽上頭響起一聲——

「碗裡頭是什麼？」

「蝦、蝦丸雞皮湯。」

韶樂匆忙跳下椅子，不慎燙到腳，湯灑了一些出來，還有幾顆蝦丸從碗裡滾出來，有一顆正好滾到太后腳邊。

見狀，榮貴妃短促一哼，敦儀翻了個大大的白眼，宮人們憋笑憋得五官抽搐。

韶樂臉上冒煙，手指不安地摵著碗身上的牡丹花紋，皇祖母剛教訓完七姊妹失儀，她就來了這麼一齣，看來又要受罰了。

滿殿各式各樣的表情中，唯有太后神色如常，「妳做的？」

韶樂抿緊嘴巴點頭，眼珠慌亂地左右轉著。

敦儀嘴巴一歪，不就是在外頭多站了會兒，裝可憐要給誰看？

太后都看在眼裡，對韶樂柔聲道：「拿來，哀家嘗嘗。」

皇祖母要喝這湯？

韶樂傻愣在原地，直到安嬪嬪含笑走到她面前，她才呆呆地把碗遞過去。

安嬪嬪瞧見她凍成紫蘿蔔的十指，眉頭一皺，手指快摑著碗身時，被突如其來的

冷意刺了一下，下意識地縮了一下才又把碗接過。

都進屋這麼久了，這碗還冰得扎人，九公主剛剛竟然一直舉著這碗吹風？再不受寵也是個金枝玉葉，榮貴妃簡直欺人太甚！

安嬪嬪心不在焉地盛好一小碗，猶豫不前，「太后娘娘，要不奴婢先拿去熱熱？」

「不必。」太后伸手接過，舀出一顆蝦丸往嘴裡送。

「別！」韶樂驚呼出聲，隨即又揪著衣角小聲囁嚅，「……太涼了，對您……不好……」

太后頷首笑笑，若無其事地吃完，拿帕子揩嘴，「好吃，手藝不錯。」

出鍋這麼久，面上都浮出一層冷油，瞧著就倒胃口，可皇祖母卻堅持說好吃……想到這裡，韶樂的心頃刻間亮堂起來。

回宮的頭幾日，父皇還記得有她這麼個女兒，隔三差五招她到跟前說話，榮貴妃也待她不錯，她的吃穿用度皆與七姊姊一樣。

那時她還真把這裡當成自己的家，把他們當做自己的親人，獻寶似的主動給他們做吃食。

後來，父皇召見她的次數變少，她進小廚房的次數卻變多，七姊姊得了什麼新鮮玩意兒也不再有她一份。

其實這也沒什麼，她本就喜歡做飯，並未放在心上，可真正令她寒心的是，每次她盡心做好的東西，榮貴妃和七姊姊連嘗都不嘗就說不好，還嫌棄地讓人拿去餵外頭的貓兒狗兒。

心意被人肆意踐踏，只有皇祖母肯把她碎成片的自尊拾起，捧在手心仔細呵護，許她一個溫暖的笑。

「哀家喜歡吃妳做的菜，妳可願意搬去章華宮與哀家同住？」

韶樂眼眶滾熱，除了一個勁的點頭，不知道還能做什麼反應。

至於榮貴妃和敦儀母女倆的表情，那可是一個賽一個的吃驚。

到了章華宮，韶樂被安排住進東偏殿。

因太后喜歡清靜，宮裡的下人較之棠梨宮要少許多，擺設也相對簡樸。

宮人們先伺候韶樂沐浴，把身子泡暖，換身乾淨衣裳，才引她去見太后。

暖榻上，太后換了身素色常服，正支頭養神，看見韶樂，招手讓她過來，不似方才那般盛氣凌人，同尋常人家的祖母一樣和藹。

因剛才的事，韶樂已生親近之心，恭恭敬敬地行禮，「給皇祖母請安。」動作雖還拘謹，但看得出已進步不少。

太后笑著把她拉上暖榻，溫聲問：「在宮裡住得可還習慣？」

韶樂輕輕點頭，不敢看人，長睫乖巧垂下，在眼睛下方打出柔色陰影，雙頰堆雪砌粉，跟玉娃娃似的。

太后心頭一動，都說榮貴妃是天下第一美人，只怕她風華最盛的那幾年也不及這丫頭，且這丫頭性子也溫順，跟她母親一樣，就是太小家子氣了。

不過這也怨不得她，自小就沒爹娘疼愛，庵裡也接觸不到多少人，剛進宮又在榮

貴妃那受了委屈，膽怯也在情理之中。

接著太后的目光滑過她紅腫的手指，微微一滯。

「疼嗎？」太后捧起她的小手，輕輕吹了吹。

韶樂用力搖頭，「不疼了，就是……有點癢。」其實還是很疼的，只是她不敢說。

太后遣人去尋藥膏，眼珠子一轉，又把人叫住，而後對韶樂道：「再忍一晚上，明兒再上藥，可忍得住？」

韶樂不解其意，但還是乖乖應承。

太后也不解釋，對著窗外歎氣，「哀家不會叫你白忍的。」

很快，韶樂就明白了太后的用意，因為第二日晚上，父皇來了。

鍍金銅爐上隱隱約約浮起幾縷煙霧，氤氳在那角杏黃衣袍上，延熙帝拿茶蓋輕輕撥弄茶葉，幾次想開口，最終都還是閉了嘴。

太后轉著手裡的佛珠，極有耐心地陪他耗。

過了好一會兒，延熙帝終於忍不住開口，「聽說母后罰敦儀抄書了？那丫頭品行不端，的確該罰，不過……這裡外加起來要抄一千遍，是不是罰得重了些？」

太后勾起嘴角，她猜得沒錯，依榮貴妃的性子定不會心甘情願領罰，左不過先服軟把她打發走，事後再給皇帝吹枕頭風，想把這事揭過去。

「重嗎？哀家還覺得輕了呢。」

她使個眼色，安嬪嬪會意，轉到屏風後頭招手。韶樂低著頭出來，戰戰兢兢上前行禮。

延熙帝心下奇怪，「母后把韶樂接來了？」

太后冷笑，「再不把她接來，皇帝恐怕就再也見不著這個女兒了。」

「這、這……」延熙帝大驚，卻也更加惶然，「母后此言何意？」

太后微微一笑，命安嬪嬪把昨日的事從頭到尾講一遍。

延熙帝的臉色漸漸沉下來，聽到最後，拳頭重重捶在扶手上，「太不像話了！」

韶樂肩頭一抖，頭埋得更低。十五年不在父親身邊，她本就生分，又隔了層皇帝的身分，使得她對延熙帝又增添幾分畏懼。

延熙帝見她這般害怕自己，心裡不由抽疼，想起她的生母，目光更是一瀝。

怨他，都怨他。

佛珠停止轉動，太后微抬眼皮，掃了他一眼，合眸繼續念佛。

「過來。」延熙帝試著放柔聲音。

韶樂木頭人般一鈍一鈍上前，垂頭站好。

他笑著去摸她的小臉，立馬皺了眉，怎麼一點肉都擰不出來，榮貴妃到底是怎麼照顧人的？難怪總攔著不讓見，原來是怕露餡。

又瞥見她腫得跟蘿蔔一樣的手，延熙帝眉心的川字更深幾分。

太后這才又睜開眼睛，道：「皇帝還是覺得哀家罰重了嗎？」

延熙帝臉上紅暈一閃而過，頷首道：「兒子知道該怎麼做了。」

太后滿意地點點頭，昨日她忍住不罰榮貴妃，等的就是這句話。

榮貴妃一定要罰，但不能由她來罰，必須讓皇帝出面，否則他永遠認不清他那心肝寶貝究竟藏著怎樣的蛇蠍心腸，也永遠記不住他還有韶樂這個女兒。

「手還疼嗎？」延熙帝輕輕碰了碰韶樂的手指，她疼得瑟縮了一下。

宮人取來藥膏要幫韶樂上藥，卻被他搶去。

「來，父皇幫妳上藥。」他目光溫暖，小心翼翼地挑出膏子抹勻。

九五至尊，素來只有被照顧的分，第一次放下身段照顧別人，動作雖笨拙了些，神情卻極為專注。

冰涼的藥膏塗在手指上，韶樂卻感覺到一股暖流流進心裡。原來有父親疼愛，是件比冬天曬到太陽還幸福的事。

延熙帝動作極快，前腳剛出章華宮，後腳就氣勢洶洶來到棠梨宮。

據宮人回憶，這晚皇上的火氣不是一般的大，寢殿裡瓷器玉器稀裡嘩啦碎了一地，還讓榮貴妃母女頂碗在外頭罰站。

整整一個時辰，無論她們哭得如何淒慘，他都不為所動。

接下來兩日，整個棠梨宮都浸泡在一股濃郁的墨香中。

顧泊如和太后都認得敦儀的字跡，她想讓人代筆都不成，只能衣不解帶地奮筆疾書。

第三日，敦儀頂著兩個青黛色的眼圈，灰溜溜地跟在榮貴妃後頭到章華宮交差，還給韶樂送來好些補品，光人參就好幾箱，一根比一根粗，根根賽蘿蔔。

韶樂隔著屏風偷偷打量，只覺通體舒暢。進宮這麼久，她終於揚眉吐氣了一回，好解恨啊！

為照顧韶樂的生活，太后特地指給她幾個得力宮人。

領頭的叫小喜鵲，頭一日她還規規矩矩、老老實實做事，跟韶樂混熟後，她跳脫的本性就暴露無遺，也是由她之口，韶樂才知道那日太后為何會去棠梨宮「尋釁」。

原來幾個月前，大魏要與西涼開戰，原定的主帥是李如海，榮貴妃極力向皇上引薦自己的二哥裴從光為主帥，皇上耳根子一軟就應下了，李如海便成了副帥。

上個月兩軍於智木河鏖戰，裴從光本就無帥才，又錯判局勢，害大魏軍隊落入陷阱，損兵不說，還差點折去李如海的命。

戰報傳來，太后氣得牙癢癢，這才決心重新出山，整頓後宮。

「那日不過是太后娘娘下的戰書，好戲且在後頭呢。」雖然皇后早逝，但後宮中還有太后，無論如何都輪不到一隻麻雀在鳳枝上蹦躂。

韶樂覺得小喜鵲說這話時的表情，就跟集市上看雜耍的人一樣。

她私心把這話想成孫悟空三打白骨精，父皇是沒主見的唐僧，榮貴妃是變化多端的白骨精，榮貴妃說什麼父皇就信什麼。

而皇祖母就是降妖伏魔的大聖爺，且還是唐僧不敢教訓的大聖爺，吹根毫毛，白骨精就原形畢露了。

「還順手把公主您給檢來了。」小喜鵲忙著檢查內廷司新送來的衣裙，隨口一說。
韶樂：嗯，大聖爺收完妖，順帶救了個誤入白骨洞的小娃娃。

「妥了！公主快試試新衣裳合不合身，就要到杏芳宴了，要是不合身可得趕緊改。」

「什麼杏芳宴？」

「公主您忘啦？」小喜鵲眨巴眼睛，「太后娘娘不是說，讓您開春就去雲麓書院念書嗎？要去那裡念書，就得先參加杏芳宴。」

韶樂倒吸口涼氣，她還真忘了。

雲麓書院、七姊姊還有顧先生……天吶！

韶樂不想去書院，理由很簡單，那裡有七姊姊，和一個連七姊姊都敢罰的顧先生。可太后非要讓她去書院，理由更簡單，就是為了讓她多見見世面，好扳正她身上的這股小家子氣。堂堂一國公主，說幾句話就臉紅，像什麼樣？

韶樂越是抗拒，太后越是認為這個決定深明大義，堅決不鬆口。

是以在第一百七十八次以美食誘惑皇祖母失敗後，韶樂終於含淚接下那身書院統一的牙白色衣裳。

第二章 美人面開花

三月，一夜春風催開滿城桃李，杏芳宴開始了。

小喜鵲特地起了個大早，算好韶樂起床的時辰，熏好要穿的衣裙，備好出門用的轎子，一切都順順利利，卻單單算漏一點。

她家公主竟然迷路了。

雲麓書院建在皇城後頭的小香山上，不僅傳道授業，還要求學生勤修四體。遂於山腳立下駐馬碑，凡見此碑者皆須下馬落轎，步行上山。

韶樂就是在駐馬碑下轎後，跟小喜鵲走散的。

山上林深葉茂，她來回轉了約莫七八十小圈，花還是那些花，石頭還是那些石頭，可人怎麼就不是那些人了呢？事實上，這周圍除了她，壓根就沒人！

那會不會有蛇？她小時候被蛇咬過，高燒不退，嚇得師太在佛祖面前求了好幾天，才把她從閻羅手中搶回來。自那以後，她見著井繩都繞開十丈遠。

腿肚子累到打顫，肚子也鬧起空城計，韶樂覺得自己現在跟遊蕩的孤魂沒兩樣，晃著晃著，她晃到了小溪旁。

溪水叮咚，清澈見底，一枚魚鉤在水中悠悠沉浮，漾起圈圈水紋，魚竿則架在茸茸青草地上，旁邊還仰躺著一個人。

同樣一身牙白色衣袍，雙手枕在腦後，臉上倒扣著一本書，慵懶地曲立起左腿，像是在小憩。

微風拂動書頁邊緣，沙沙作響，和著淙淙水聲，像極了小時候常聽的歌謠。

韶樂的心沒來由地顫了顫，腦子裡斷斷續續閃過許多畫面，連不成串，眼前的景物開始浮動，昏暗襲來，她不由自主往前跌去。

在她意識徹底模糊前，那人終於掀起半邊書冊，皺眉瞪來。
很好看的側臉。

雲麓書院的一處靜室內。

「不見了？什麼叫不見了？一個大活人，怎麼會不見了？」延熙帝推案而起，山眉細目間皆是厲色。

「奴婢該死！奴婢該死！」小喜鵲肩頭發顫，努力不讓自己結巴，「剛剛上山時九公主還、還在，就一眨眼的工夫，人、人就……就不見了。」

「廢物！」

玉杯碎的一聲摔成碎片，宮人們齊齊跪倒，縮起脖子不敢亂看，屋裡一時鴉雀無聲。

再有一個時辰，延熙帝就要同書院山長一道上高臺祭酒，宣佈開席。

書院在時間上要求一向嚴苛，但凡遲到片刻都不准入席。若韶樂不能及時趕到，便要錯失今年的入學資格。

「皇上消消氣。」榮貴妃款款走來，罩紗宮裙翩然，髻上的點翠白玉響鈴簪叮咚輕響，「韶樂到底還是個孩子，又是第一次來，貪玩些也是有的，興許一會就回來了。臣妾剛剛已叫謙兒帶人去尋，一定能及時把她帶回來。」

延熙帝微訝，「妳讓老六去了？他一會還要同朕一塊去祭酒，趕不回來可怎麼是好？」

榮貴妃笑著貼上他的胸膛，「不打緊，若他趕不回來，還可換別人，祭酒再重要，哪有妹妹重要。要是韶樂有個三長兩短，臣妾日後哪裡還有顏面去見母后？」眉心欲蹙不蹙，眼波流轉，勾得延熙帝心頭蕩漾，下意識抬手環住她那不盈一握的腰肢。

「只有妳最懂朕的心思。」

「臣妾惶恐。」榮貴妃含羞低頭，雙頰泛起酡紅，「臣妾只想為皇上分憂，韶樂畢竟是從臣妾宮裡出去的，雖說幾日前因為一些小誤會鬧過不愉快，但臣妾的確是打心眼裡喜歡這個孩子，希望她平安喜樂。」

延熙帝眉目溫柔，在她手背上落下一吻，「朕知道。母后當時只是在氣頭上，妳日後多去章華宮拜見，她總能看見妳的好。」

榮貴妃嬌羞地點頭，忽又想起什麼，道：「對了，韶樂初來書院，想必很多規矩都還不懂，不如讓敦儀教她，也算有個伴不是？」

「還是妳想得周到。」延熙帝笑著刮了刮她的鼻子，攬著她的腰往裡頭去。

小喜鵲胃裡泛起陣陣酸水，這才被冷落了幾日，榮貴妃就東山再起了？這麼上趕著獻殷勤，典型的黃鼠狼給雞拜年。

氣憤完，她又不免憂心起來，這山統共就這麼點地方，九公主能去哪兒？玉皇大帝、王母娘娘、觀世音菩薩，求求祂們一定要保佑九公主平安無事。

韶樂幽幽轉醒……餓醒的。
腦袋暈乎乎，嘴裡還有種淡淡的甜味，她又啞巴了兩口。
上頭傳來輕笑聲，她猛一激靈，旁邊有人！
霍地睜開眼，一片濃密的樹蔭罩在她眼前，陽光層層篩落，變得不再刺眼。
一名清瘦的白衣男子正閒閒地倚著樹幹看書，邊上魚竿尚在。
「我……」
「氣血虧，昏倒了。」他翻過一頁書，並不看她。
「氣血虧！」韶樂大驚失色。
棲在枝頭的鳥兒被驚了一下，撲騰下幾片羽毛，拋下兩句不滿的咕咕聲，全跑沒了影。
男子也被她嚇到，翻書時手一抖，差點把書頁撕了。他側眸睨她，見她呆在原地，眼神發直，連眼睛都不會眨了。
有這麼嚇人嗎？他有些不解。
袖子被人拽了拽，力道輕得可以完全忽略。
他轉動眼珠，瞧見一隻白嫩嫩的小手正揪著他的袖角，細細發抖，他袖口的銀竹暗紋被捏得沒了形狀，跟著小手一起顫。
「氣血虧……什麼意思？」說著，韶樂的眼眶漸漸泛紅，長睫撲搨，幾乎兜不住內裡的淚珠。
她是不是得病了？而且是很嚴重很嚴重的病，否則怎麼會昏倒呢？
男子無言以對，不知道什麼意思還叫這麼大聲，而且中氣十足的，倒瞧不出哪裡虧了。
翻了個白眼，想撂下狠話，直接用開她的手，可是一對上她那雙清靈大眼，他又啞巴了。
「不是什麼大病，不必大驚小怪，平日多注意飲食即可。」他把袖子往回扯，朝另一頭挪去。
韶樂如蒙大赦，緊繃的小身板忽地放鬆下來，沒事就好，沒事就好……
人一放鬆，羞恥心就活泛起來。想到自己剛剛的失態，她不好意思地摸著後頸。
男子的眼角餘光正好瞥見她的小動作，眉心微蹙，在她抬頭的瞬間，又不著痕跡地把視線收回。
韶樂其實想問他路，畢竟她走了這麼久，好不容易才碰見一個活人，而且看他的穿著，應當是書院的人，自然就把他當做救命稻草。
可是這稻草看上去並不怎麼友善，讓她有些害怕。
她假裝擺弄帕子，一邊偷偷打量著他。他的眉眼生得不錯，深邃俊朗，天生一種出塵氣質，如遠嵐初雲般清雅；扣在書上的手指修長，骨節分明，動作優雅得恍若在撫一朵花。
這人是神仙嗎？
她呆了片刻，低頭瞅瞅自己，頓覺羞愧難當，明明都是白衣，為何她穿著就沒人

家好看？

「書院在東邊。」

「啊？」

男子停下翻書的手，斜眼看她。

韶樂歪頭同他對視片刻，後知後覺地意識到原來他在給自己指路。

心事被人輕易戳穿，她臉更紅，丟下一句「謝謝」，立即起身跑開。

看著她狼狽逃開的背影，男子默然歎氣：那邊不是東。

韶樂也分不清哪邊才是東，況且她的心智還沒堅強到足以支撐她再去問這個愚蠢的問題，只能硬著頭皮跑開。

不就是東嗎？跟著日頭走準沒錯。

然後她又轉回到溪邊，同那儒雅的稻草大眼瞪大眼。

「我……」韶樂臉上燒著，摸著脖子訕訕一笑，「我、我就是想回來再謝你一次。」

話音未落，又跑了。

男子搖搖頭，自她出現後他就沒再看進去幾個字，心已經亂了，索性合上書，起身面朝她離去的方向站定。

果不其然，她又繞了回來。

不過這次，韶樂的臉皮勉強比之前厚了幾分，估計人家早就看穿她不識路的本性，所以連藉口都懶得找。

到底哪邊才是東？

男子將書攏進寬袖中，老神在在地看她垂喪著頭，拿腳尖在地上畫圈，衣裳下襬和鞋襪上都沾染了泥土。

他不由皺眉，暗自盤算，是時候新增一條院規：衣裝不潔者不准入堂。然而目光滑過她臉上的緋雲，心驀地柔軟幾分，罷了，這次就算了吧。

男子拂袖上前，在韶樂身邊頓了頓步伐，「跟我來。」不等她回應，轉身就走。

韶樂抬眸的瞬間，那角牙白色的衣袍正從她眼前翩然飄過，帶起一陣清爽的青荇味，像是烈酒流淌過新創，頃刻間在她腦子裡抽疼起來。

她鬼使神差地攥住他的手，瞪大眼睛問：「我們……可曾在哪裡見過？」

細嫩如玉的皮膚上青筋隱約可見，被捏皺的袖口隨著她的手一塊微顫。

她從來沒在陌生人面前這樣大膽過，可就在剛剛那一瞬間，突如其來的熟悉感催她上前。

此時此刻，她只想知道他是誰？

溪流邊上，有魚咬鉤，震得魚竿猛烈晃動。

那人駐足回身，身量比韶樂高出許多，覆下的身影將她嬌小的身子完全籠罩住，眼眸裡思緒紛繁，看著她時彷彿隔著層紗，「我……」

韶樂瞪大眼睛湊近，殷切地等待下文。

他卻驀地收回目光，後退一步，收回自己的手，「在妳昏倒前，我們見過。」他冷冷的說完，轉身走了。

樹蔭山石間，一角黛色屋簷斜飛入雲，簷角參差垂下五個玉鈴鐺，代表宮商角徵羽五種聲律，微風隨意晃過便是一曲天籟。

韶樂歪頭，對著匾額上「雲麓書院」四個大字出神。這就是天下第一書院啊。男子側眸打量她，像在希冀什麼，可她杏眼裡乾淨得不藏任何心事，他眼裡的光一下湮滅，「妳走吧。」

然後自己就賭氣先走了。

韶樂不懂他為何突然甩臉子，明明路上還好好的啊，她茫然四望，匆匆跟上。

杏芳宴，說是雅集，實則是書院的入學儀典。赴宴的賓客要麼是在書院學成的門生，要麼是尚在求學或即將入學的門生，且清一色都著白衣。

敦儀最煩這些哼唧唧的書呆子，踮著腳尖四下張望，尋見那人身影後，立即眉開眼笑。

「表哥！表哥！」

她邊跑邊朝觀魚臺招手，引得周圍的人紛紛側目，瞧見本尊後又把火氣憋回肚子裡。

算了算了，這個惹不起。

敦儀從來不屑搭理旁人的目光，幾步跳上石階。

觀魚臺四面門窗洞開，楊柳風蕩起絞紗簾，她舅家的幾個表兄妹正在裡頭，和書院的藥草大夫岑懋閒談。

被她喚做表哥的裴澤沒她這般心寬，聞聲，本就冷峻的眸子又沉下幾分。

前幾月二叔在智木河敗北的消息傳來後，他身為英國公世子、裴家的長房嫡孫，自然免不了遭人指點。眉頭擰巴了好幾天，若不是被那對孿生弟弟硬拉來，他真不想來這杏芳宴。

「公主。」他從席上起身一揖，俊容上青澀之氣未褪盡，眉心卻已鐫上三道淺紋。敦儀的興致立時減了大半。「表哥，這是書院，又不是宮裡，幹麼那麼拘謹？」說著就要上前挽他的手。

雖說大魏民風開放，有太后這一巾幘女帥為表率，女子更是敢同男兒一樣出閨閣入學堂，但到底男女有別，即使是表兄妹，到一定年歲也該避諱。

可敦儀心知，父皇和母妃早有意將她許配給表哥，便從來不把這些俗禮掛心上。

「禮不可廢。」裴澤後退一步，不動聲色的避開她的手。

敦儀面露尷尬，說不氣是假，可又不敢對他發作。

氣氛頓時古怪起來，岑懋忙岔開話題，探身問對桌的雙生子，「不是說要獻寶嗎，寶貝呢？莫非又在拿為師尋開心？」

弟弟裴淳連連擺手，「徒兒哪敢？寶貝啊，這就上來。」他對岐黃之術興趣頗濃，遂拜岑懋為師。

裴淳朝哥哥裴潤使眼色，一個顛顛下去取寶，一個去抬小高几。

很快地，寶貝就擺到正中，是一株花，一株耷拉在花盆裡，半死不活的花。

「美人面。」岑懋沾一眼就報出花名。

裴淳滿眼佩服，「沒錯，正是美人面。前幾日父親剛從西涼八百里加急給我送來的。」

裴澤心裡冷笑：二叔沒工夫鑽研打仗，倒有工夫侍弄這些花草。

「西涼的花？難怪取這麼個膚淺的名兒。」敦儀正同表妹裴蓉說話，聞言瞥了眼那枯花，越發嫌惡。

「七公主有所不知。」岑懋拖長音，故弄玄虛，「這花只長在西涼，還不是年年都開，只有在碰見真正的美人時，才會一綻芳顏同對方鬥豔，因此才取了這麼個名兒。」

敦儀和裴蓉心頭皆一動，想上前試試，又都扭捏著不敢。

裴潤看穿她們的心思，捧著花過來笑道：「兩位妹妹國色天香，不試豈不可惜？」邊說邊把花盆往她們面前湊。

裴蓉心下慌張，避瘟神似的往後躲。

敦儀假意推了兩下，挑好角度嫣然一笑。然而臉都笑僵還不見花開，假推就成了真推。

「起開起開，什麼破花，都是唬人的！」

敦儀這回是真惱了，起身就要走，她堂堂一個公主，千人疼萬人愛的，竟被一朵花給嫌棄，豈有此理！

岑懋急忙開口，「我仔細一瞧，這花好像又不是美人面，保不齊是裴大人弄錯了。」雙生子跟著一唱一和遞臺階——

「天下花色千萬，這西涼的花哪裡認得出我們中原的美人，表妹何必跟一朵沒眼力的花過不去？」

「就是就是，昨兒我還抱著這花上街溜達，碰見那麼多美人也就沒見它開過，肯定是假的，假的！」

敦儀脚步微滯，偷瞄向裴澤，所有人都在留她，只有他無動於衷，她的心倏地跌至谷底。

岑懋拿摺扇敲額角，頭疼該如何收場，眼神晃過窗外，陡然一亮。

他怎麼來了？

岑懋急忙扒著窗戶揮手，「簡遠！簡遠！這兒！嘿，這兒！」

人群中一名男子聽見有人在喊自己的名字，眼皮不抬，扭頭就走。

「嘿！你別跑呀！嘿！我在喊你吶！聽見沒有啊！喂——」

四周睇來古怪目光，男子重重一歎，拂袖朝觀魚臺大步而去。

岑懋得逞一笑，親到門口迎他。

這傢伙平生最討厭熱鬧，尤其是這種別有深意的雅集，沒想到今日竟然來了，晚上且得留意一下，這日頭到底是打哪兒落下的。

「山長今年到底拜對哪路神仙了，竟把你這尊大佛拜來了。」岑懋笑著打趣，頭一偏，笑容瞬間僵住。

今兒這風吹得……絕對有古怪！

「這位是……」

男子止步，順著他的視線看去，頭還沒來得及完全轉過去，後心就被撞了一下，緊接著是一聲軟軟的呼痛。

「噢。」韶樂沒料到他會突然停下，直接撞了上去，捂著額頭踉蹌後退。

男子板起臉，不是讓她走了嗎，怎麼還跟著？

他氣勢太足，韶樂低頭不敢看他。

她真不是有意的，跟他來這杏芳宴，她找不到小喜鵲，其他人她又不認識，怕再走丟，就只好跟在他後頭，邊走邊找人。

岑懋攏起手，目光在兩人身上來回打轉，幾個眨眼間，已在腦子裡編出無數個故事，不過重點只有一個：千年老僧紅鸞星動了。

「既然是簡遠帶來的，那就是朋友，來來來，裡邊請，咱們坐下聊。」

韶樂糊裡糊塗地被岑懋推進門，瞧見屋裡眾人跟老鼠見著貓一樣，匆忙起身行禮，「顧先生好。」

她更懵了，顧先生？

杏眼左瞄右瞄，旁人她不認識，可敦儀卻是化成灰也識得的，所以她身邊這個人就是……那個顧先生！連七姊姊都敢罰的顧先生！

她一下子傻了。

顧泊如看著她，眉頭緊鎖，為何他覺得她突然變得比剛才還要怕他了？他有這麼嚇人嗎？

嚇人，很嚇人，韶樂腿都嚇軟了。

七姊姊怠慢功課被罰抄五百遍，那她剛剛給他添了那麼多麻煩，豈不是……她突然有些喘不上氣。

被嚇到的不止韶樂。

因抄書的事，敦儀心有餘悸，蹭著腳往裴蓉身後縮；裴蓉則心如鹿撞，耳根發熱，不得不埋頭遮掩；裴澤收斂傲慢，將恭敬全擺在臉上；雙生子低頭互覬，皆從彼此的眼中瞧出忐忑。

一片靜默中，裴潤突然大叫，「花、花花花……」

眾人循聲看去，只見那原本奄奄一息的花竟然動了，翠碧色花莖悠悠立起，撐開胭脂色的花瓣，嫩黃的蕊心輕吐流絲，如美人春睡未足，慵懶地對鏡梳妝，千嬌百媚。

從西涼到京城，從宮外到宮裡，輾轉過東街西市、南亭北橋，這美人面一直吝嗇展現真容，誠如那目無下塵的美人，誰也瞧不上，可韶樂一來，它就開花了。

眾人的目光由花移向人，美人分很多種，有的嬌豔嫋媚，只一個眼神就能把人的魂勾走；有的則如出水芙蓉，叫人心裡喜歡又捨不得沾染。

韶樂就屬於後者，蒲柳姿芙蓉面，盈盈一立，整間屋子都亮堂起來。

岑懋揚眉，暗讚顧泊如的眼光；裴淳拿袖子做遮掩，朝裴潤豎起拇指，就連素來冷漠的裴澤也不由得多看兩眼。

誰說西涼的花不識中原的美人？

韶樂被盯得不自在，垂下腦袋，臉頰熱得能烤番薯。

敦儀氣得直扯帕子，她承認九妹妹是個美人，且幾日不見，好像比剛進宮那會更漂亮了些，瞧那小臉蛋，嬌滴滴的都能掐出水來，皇祖母可真會養姑娘。

「九妹妹玩累了？捨得回來了？」她朝門口的小太監揮手，「去知會六哥一聲，人回來了，不用找了。一點兒忙都幫不上，就會添麻煩。」她翻了個白眼，兀自坐回席上。

韶樂捏著衣角努力不讓自己在意，顧泊如的臉色則是隨著這幾句垮了下來。

裴潤捨不得新妹妹難過，忙哄道：「玩怎麼了？愛玩多好，古今多少文人異士都是玩出名的。」

岑懋笑著啐了一聲，「又在胡謔。」

「才不是胡謔。」裴潤不依，抖開袖子，湊到他跟前掰指頭細算，「太白的詩、霞客的遊記，哪個不是玩出來的？連我的祖師爺公輸般，不也是隨手造個雲梯出來玩的？」他醉心木藝。

裴淳雙手環胸，跟他抬槓，「只怕又是你杜撰的吧。」

裴潤挺起胸脯，「鴻儒們說的就是至理，怎麼我一出口就成了杜撰？我就不能正經八百講一回道理嗎？」

「人家講的是道理，而你……」裴淳狡黠一笑，「是道聽塗說的歪理。」

「嘿，你個小王八蛋，沒大沒小！」裴潤摺袖。

「你還倚老賣老呢！」裴淳叉腰。

兄弟倆梗著脖子叫囂，跟照鏡子似的，大夥皆被逗笑，韶樂也噗嗤笑彎了眼，心中鬱氣沖淡不少。

雙生子趁熱打鐵，一左一右攬掇她喊「表哥」。

她紅著臉乖乖喊完，他們又忙不迭繼續逗，又呆又水靈的妹妹，誰不喜歡？

敦儀受不了被冷落，但礙於裴淳警告的眼神，只得把怒氣給嚥回去，但她仍是不平地嘟著嘴。憑什麼都護著這野丫頭？明明她才是他們的親表妹！

唯有顧泊如眼神複雜，在韶樂身上停留片刻後收回，默默坐到最角落的席上，偏頭看窗外風景，心裡滾過兩個字：笨蛋。

第三章 曲水流觴靠作弊

一通寒暄完，大家各回各位，剩韶樂愣在原地不知所措。屋裡只有五席，敦儀和裴蓉並坐，雙生子同席，剩下三人都自占一席。

她坐哪？

環顧一圈，最後她還是硬著頭皮看向顧泊如，畢竟這屋裡除了敦儀外，她只認得他。

左右已經給他添了不少麻煩，不差這一次，大不了抄書五百遍。

顧泊如回頭剛好撞上她的視線，空濛的杏眼怯懦又期待，把他所有拒絕的話都堵回嘴裡。

他在心裡踢自己一腳，冷著臉淡淡點頭。

韶樂鬆了口氣，慢慢蹭到他邊上坐好。

紫檀案邊，兩人的手相隔甚遠，可金絲褥毯上，自然逶迤的寬袖卻在不經意間交疊到一塊。

眾人險些驚掉下巴，誰不知道顧泊如一向獨來獨往，就算赴宴也只獨坐，今日是怎麼了？

事有異，必有因。

他們正抓耳撓腮，那廂祭酒禮已畢，有人含笑入內。十八歲的少年，面若冠玉，笑意溫和，通身貴氣，真正天之驕子才有的氣度，正是六皇子蕭謙。

「聽聞顧先生到宴，父皇因政務繁忙脫不開身，遂命我來拜會。」他以學生之身向顧泊如行禮。

一個風光正盛的皇子對一介布衣行禮，擋哪個朝代都是一樁佳話。

顧泊如只微微頷首，惜字如金。

如此怠慢，偏偏蕭謙不往心裡去，一是早已習慣，二則為結交。

顧泊如雖不出仕，奈何才華擺在那，連父皇都愛同他商討時政，他哪敢擺皇子威風？

韶樂有一搭沒一搭地聽他們說話，低頭擺弄手指打發時間。

這人呀，打從娘胎起就在拚運氣，皇家尤是。韶樂的運氣就不怎樣，故而腰桿沒敦儀硬。可是以蕭謙的運氣，他合該笑得燦爛。

因排他前頭的哥哥，病的病死的死，就算沒病也要裝病，譬如三哥；至於那耿直到連病都不屑裝的四哥，因不受父皇待見，連京城都不讓待，被扔去戍邊了。

「阿九？阿九？」

韶樂一下收回思緒，「啊？」

蕭謙見她呆呆的模樣，忍俊不禁，「阿九以後出去玩得提前打聲招呼，可不能再說沒影兒就沒影兒。」

韶樂臉上一訕，只有這種時候她的小腦袋瓜才會轉得飛快，大家都不知道她迷路，這很好，至少名聲能好聽些，於是她乖乖點頭，「曉得了。」

邊上響起一聲輕笑，別人聽不見，她卻聽得真真切切的，待反應過來，她才意識到並不是所有人都能騙住。這個顧先生……但願他能一輩子惜字如金。

這是蕭謙頭一回見到韶樂，平日總看著敦儀任性驕縱，覺得有她這麼個乖巧可人的妹妹也不錯，他解下腰間的羊脂玉佩給她，算是為母妃苛待她賠不是，「阿九回宮這麼久，我這做哥哥的一點表示都沒有怎麼說得過去？」

暖玉生溫，韶樂雖不懂玉石，但也瞧得出這玉價值不菲。

敦儀不答應，「六哥偏心！六哥從來沒送過我寶貝！」

蕭謙笑著摸摸她的頭，「我的不就是妳的？改日妳來我宮裡，喜歡什麼只管拿去，我絕不攔著。」

敦儀得意地揚起下巴，「還是六哥最疼我。」

這話雖是對蕭謙說的，卻不是說給他聽的。可惜裴澤只一味裝聾，自始至終眼皮都不抬，反堵得敦儀不痛快。

因顧泊如在場，大家都自覺收斂性子，尤其是裴潤和裴淳，悶得都快長蘑菇。

蕭謙與裴澤同桌，想緩和氣氛，「父皇剛賜下幾譚臨江春，難得今日人來得齊，不如開一局曲水流觴？」

「好主意！」岑懋一拍即合，「既是春天，不如就以紅綠為題，每句須得有一紅一綠。作得不好，罰酒三杯！」

敦儀抱住裴蓉的胳膊附和，「我跟表妹一組，不然你們太欺負人了。」

她素日裡看書都犯睏，要她對詩還不如讓顧泊如再罰她抄書。又幸災樂禍地看向韶樂，那野丫頭可沒幫手，待會肯定出醜。

裴蓉沒意見，反而有點小期待。她不過是裴家長房的庶女，鮮有機會展現自己，可得好好把握，更何況今日他也在……

「好，那我就拋磚引玉了。」蕭謙斟滿一杯酒，放入設好的溝渠中，「碧玉杯中醴酒香。」

裴澤不緊不慢地接上，「山寺門前桃花紅。」

玉杯未到，敦儀就搶來抿了一口，「這酒真香，六哥還有嗎？」

蕭謙笑瞪她一眼，「有，一會遣人給妳送去。」

裴蓉幾次要開口對詩，聲音都被蓋過去，看著玉杯飄遠，心裡的火苗隨之澆滅。晶瑩剔透的玉杯隨水而下，韶樂的臉色跟著發白，她哪裡會對什麼詩，至多也就愛看些話本子，一會說不出來鐵定要被笑話。她卻開始奇怪自己一開始是怎麼來到這兒的？

顧泊如也奇怪自己為什麼會坐在這。

今日書院開杏芳宴，沒人會上門拿政事擾他清閒，他本想在溪邊看會書，然後舒服服地歇個晌，怎麼最後就到這來了？還要跟一群無聊的人對一些無聊的詩。都怪她。

他垂眸，看見那個罪魁禍首面白如紙，偷偷探出一隻小手，在裙上蹭了一下，像是在擦汗，不禁莞爾，膽子可真小，還是別怪她了吧。

玉杯終於漂到韶樂面前。

敦儀手肘撐在案上，笑得像個賊，「九妹妹加把勁。」

韶樂更慌了，腦子咕嘟咕嘟熬粥，臉上漲紅一片，正糾結著要不要認輸，邊上突然傳來敲桌子聲。

顧泊如正托腮眺望窗外，右手卻蘸著酒水在鋪桌用的石青色絨緞上寫字。因前頭有杯盤遮掩，其他人看不到，可一旁的韶樂看得一清二楚。

蕭謙見她半天不說話，以為她遇到麻煩，正欲開口解圍，卻聽細細軟軟的聲音響起——

「青、青嵐溪畔、枕風眠。」

「什麼？」蕭謙沒聽清。

韶樂鼓足氣又說了一遍，「青嵐溪畔枕風眠。」

大家頭一次聽她這麼大聲說話，有些意外，細想她說的詩後更加意外，竟然對得還不錯，有緣也有意境，漸漸對她另眼相看，合著她不呆呀。

敦儀不太高興，「對上就對上，喊那麼大聲做什麼，想嚇死誰？」

「敦儀，休得無禮。」蕭謙沉聲告誡，轉頭向韶樂賠禮，「她就這脾氣，妳別放心上。妳這詩對得不錯，沒準以後能做個女詩人。」

「而且還是女詩人中最漂亮的那個。」裴潤逮著機會就要嘴皮子。

韶樂心虛地低下頭，同時慶幸逃過一劫，她不敢看顧泊如的臉，只盯著他的衣角低聲道：「謝謝。」

顧泊如沒回應。一片花瓣隨風飄來，落入他面前的酒杯，蕩漾了他的倒影，和倒影中他略略勾起的嘴角。

幾局後各有勝負，韶樂有顧泊如的幫忙，竟一次沒輸過，而且越戰越勇，說話的底氣也比頭先足。

最後一局，韶樂熟練地拿餘光瞟顧泊如的手，可他寫得太快，她沒看清，又盯了一會，酒水淡去，字跡更加看不清。

顧泊如背對著沒發現，便沒有重寫。

韶樂小聲提醒，「乾了。」

他沒聽到。

韶樂急了，「乾了，乾了呀！」

「什麼乾了？」蕭謙一臉奇怪，探頭往她桌上看。

韶樂趕緊坐好，慌亂下抓起酒杯，「我、我是說，乾了……這杯。」想也不想就喝了。

頭一回喝酒，沒料到這麼香的酒竟這麼難喝，辣得她眼淚嘩嘩，直吐舌頭。

眾人頓時笑作一團，連顧泊如也抖了三抖。

「原來女詩人不會喝酒，這可糟了。古來聖賢皆寂寞，唯有飲者留其名。咱們的女詩人將來沒法子名垂青史，這可如何是好？」岑懋揉著肚子打趣。

他這話本無心，敦儀聽了卻燒心，「哼，庵裡出來的能成什麼大事？還女詩人，別成女笑話就好。」

「敦儀！」蕭謙聲色俱厲，緊張地看向顧泊如。

敦儀嘲笑韶樂的過往，卻忘了這屋裡還有個出身更低賤的人。

雲麓書院向來只對皇室動貴開放，極少數情況下會特許一些才華非常出眾的寒門子弟入學。

而顧泊如就是那個唯一的極少數。

一個山溝裡長大的窮小子，連最普通的私塾都念不起，只能在外頭偷聽，卻因天資聰穎、悟性過人，被前任山長帶回書院栽培。後來果不負眾望，科舉連中六元，聲名鵲起。

真正是寒門子弟憑自己的努力一朝躍龍門，被普天學子奉為神明楷模。

屋裡瞬間寂靜，韶樂再笑不出來，低頭擺弄手指，眼裡的靈動漸漸失色。

顧泊如只靜靜喝酒，神色寡淡，一言不發。

大家的心都提了起來，顧泊如生氣了，而且氣得不輕。

「年前，皇上命人在書院正門立下影壁，要求所有學生每日誦讀，以示勉勵，七

公主可還記得上頭刻著什麼？」顧泊如冷眸睨來，隱隱帶著怒意。
屋裡越發安靜，只聽得見溝渠裡叮咚水流聲。
蕭謙和裴澤低頭默默喝酒，雙生子互看一眼後，偏頭假裝看風景。
敦儀不解其意，經裴蓉提醒才回過味，氣得胸口發悶但不敢說話。
岑懋支頭假寐，心裡竊笑：真夠狠的。
那影壁上鐫刻的正是先帝發跡於草莽，筚路藍縷創大魏朝的事蹟。
別看現在皇室蕭家和英國公裴家如此風光，往上數三代，那也不過是個種地的，
真要掰扯起來，沒準他們還曾為半袋玉米麵紅過臉呢！
敦儀嘲笑別人身世貧寒，成不了大器，顧泊如就偏要提醒她，她把自己的皇祖父
和外祖父都笑話進去了。
「看來是不記得了，那就煩請七公主抄上千遍，以表對先帝的敬愛。」
顧泊如輕描淡寫的一句話氣得敦儀肝疼，偏又無法反駁，駁了就是在打皇祖父和
外祖父的嘴，要不是蕭謙和裴澤同時瞪來，她估計又要掀桌。
岑懋看足熱鬧，笑著打圓場，雙生子幫忙插科打諢，這才把這話題揭過去。
只有韶樂還雲裡霧裡，她沒細看過那影壁，不懂顧泊如話裡的玄妙，只知他三言
兩語就把七姊姊的嘴給堵死，罰她抄千遍也不敢反抗，真厲害啊！
她杏眼亮晶晶，滿臉敬佩地仰望他，忽覺他光芒萬丈，並沒想像中那麼可怕。
顧泊如受不住這眼神，局促地把頭扭到另一側，耳廓浮起一絲極淡的緋色。
這麼點小事，至於崇拜成這樣嗎？笨蛋。
神情雖不耐，嘴角卻不受控制地上揚。

夕陽即將西下，眾人閒聊幾句後便各自散去。
裴淳想把美人面送給韶樂，反正帶回去也不開花，卻被裴澤攔住。
「你難道不知道九公主現在與太后同住嗎？要是叫她老人家看見，問起這花的來
頭，你讓二叔怎麼解釋？嫌局面還不夠亂嗎？」
吃敗戰不過是能力和運氣的問題，還有機會將功補過，可若是被發現二叔四處搜集花草，無心戰事，嚴重性可就不一樣了，依太后的性子怎會輕饒？到時興許整個英國公府都要跟著遭殃。
裴淳懨懨地聽他說教。大哥這世子當得真累，渾身都是心眼，十歲後就沒見他笑
過了。
裴澤重重哼氣，一臉的恨鐵不成鋼。
在外人眼裡，裴家有英國公爵位，又有榮貴妃倚仗，可謂風光無限，可他清楚這
風光到底幾分真幾分假。
許多大家族的沒落都始於子輩不肖。二房庸碌，英國公府的門楣全靠父親支撐，
父親又只有他這一個嫡出兒子，若他再不上進，裴家的氣數就真要到頭了。
旁人昏瞶不打緊，可他必須時刻警醒著。
只可惜這花，恐怕再無開放之日。
那廂韶樂已下臺階，本想再同顧泊如道謝，卻被炸毛的小喜鵲直接「押」上回宮

的路，身後還跟著十來個身強體健的太監嬤嬤，眼睛瞪成銅鈴，專盯她一個。暮風蕭瑟，殘陽西掛，這場面倒像戲文裡犯人被拖去菜市口斬首。韶樂踮腳望向顧泊如，見他正同旁人說話，側面淡漠，並沒注意到自己，她心裡不免有些落寞，癟著嘴同小喜鵲走了。察覺到韶樂離開了，顧泊如這才同說話人告辭，抄手深深凝望她離去的背影，星眸裡有火花閃動，瞬間又平靜如水。

回到章華宮，錦霞已爛漫大半片天。

晚膳後，太后側躺在暖榻上，眼皮微合，嘴邊笑意淺淺。韶樂窩在下頭，笑著幫她捶腿，有一搭沒一搭地講著杏芳宴上發生的事。

「光聽妳誇別人好，就沒有不順心的？妳七姊姊沒給妳穿小鞋？」太后含笑摟她入懷。

杏芳宴上敦儀有意刁難的事她已經知道，本以為這丫頭會找她告狀，結果等了半天，等她把滿屋子的人都誇了個遍，也不見她提起這事，還得自己主動問。

沒壞心眼是好事，可完全沒心眼，這問題就大了。

韶樂吐吐舌頭，知道瞞不住便老實招了，「有……不過顧先生已經罰她了，罰得還挺重，所以就沒提。」

其實她是怕皇祖母擔心，這幾日榮貴妃沒少給父皇吹枕頭風，把皇祖母氣得夠嗆，好幾晚都沒睡好覺，她不想皇祖母再為她的事上火。

「妳就不生氣？」太后又問，見韶樂點點頭又搖搖頭，她被逗樂了，「到底氣不氣？」

「氣，肚子都快氣炸了。」

韶樂小眉頭一皺，擺出氣憤的模樣，落在太后眼裡，卻像一隻鼓著兩腮的小胖松鼠，嬌憨可愛得緊。

「可是後來一想，七姊姊之所以為難我，是因為今日我搶了她的風頭，那麼只要我以後過得比她好，她就會越來越氣、越來越氣，最後把自己的肚子給氣炸，那我不就把什麼氣都出了？這麼一想，就不怎麼氣了。」

小丫頭清澈的杏眼裡閃過一絲調皮，心裡篤定地道：她一定要過得很好很好，比榮貴妃和七姊姊都好！

太后聽了不禁愕然。嫉妒是把雙刃劍，鬥到最後只會兩敗俱傷，多少人一輩子都想不明白的道理竟叫她想通了。

如妃生的女兒果然像她，只願她以後能過得比她母妃順遂。

「婉婉以後嫁人，且得找個老實的，否則非叫人欺負死了。」太后溫柔地點了點她的俏鼻，「太老實了也不成，還得機靈些，不能讓外人欺負了去，最好能護婉婉一輩子天真。」

婉婉是她的乳名，不過這世上只有皇祖母和師太這樣喚過她。

韶樂眨巴兩下眼睛，她從沒想過嫁人的事，皇祖母竟然已經開始為她打算了。

「皇祖母，我……不想嫁人，我想永遠陪在您身邊，外頭的人……都不好。」韶樂枕著她的肩，漸漸起了睏意。

太后笑著拍她的背，哄她睡覺，「傻丫頭，皇祖母沒法子護你一輩子，以後的路，沒人護著你，皇祖母如何放心？」視線漸漸飄遠，她輕輕歎口氣，聲音染上悲傷，「別學皇祖母，要強了一輩子，最後也只是孤家寡人。」

夜風夾著月光悠悠沉浮，稀疏星子閃爍。

韶樂今日累壞了，聞著皇祖母身上清淡的檀香，很快就睡過去，隱約中感覺臉上有水珠滑過，冰冰的，刺刺的。

Crescent Family